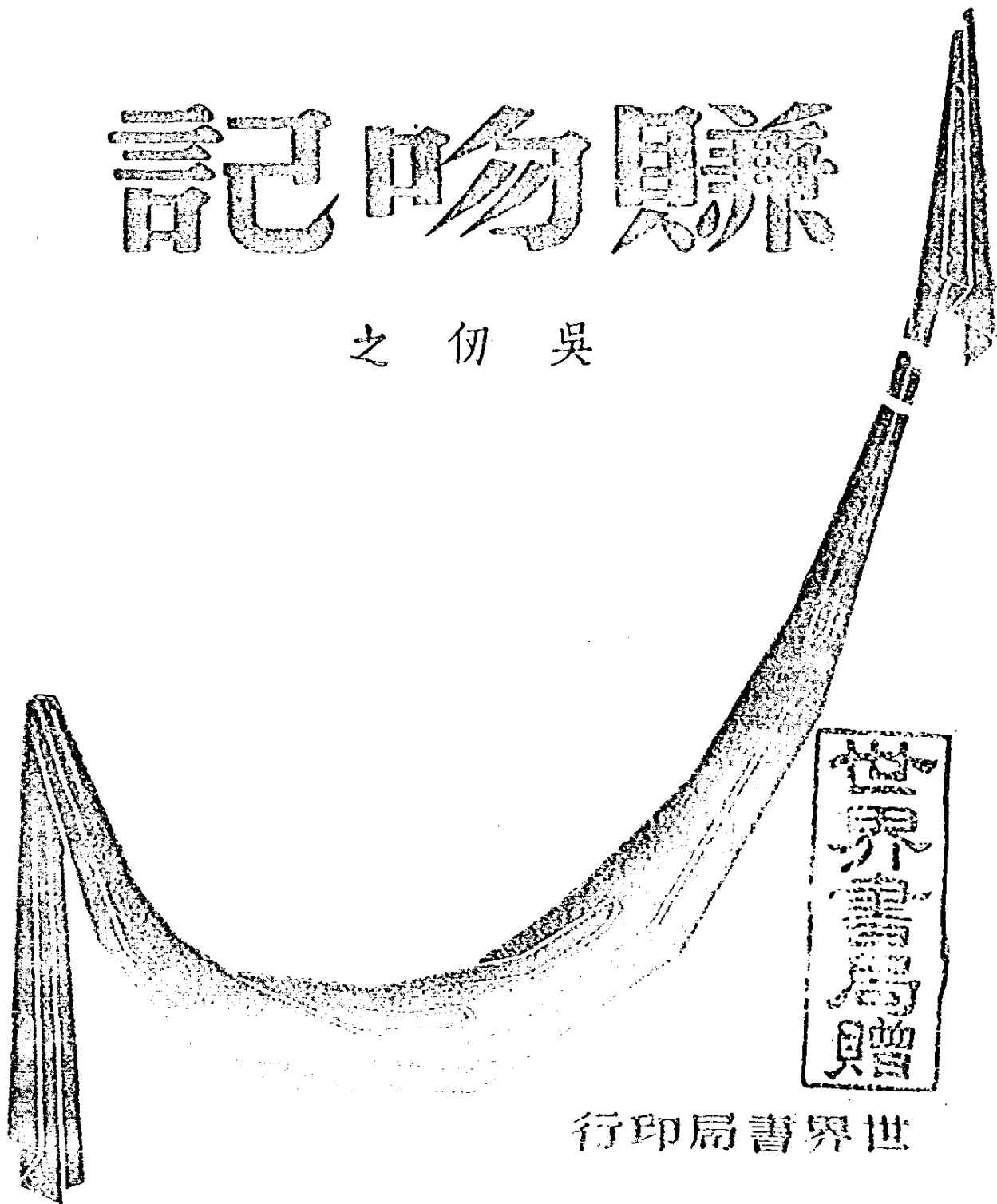


賺勿記

吳 仞 之



世界書局贈

世界書局印行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賺
吻
記

三
幕
喜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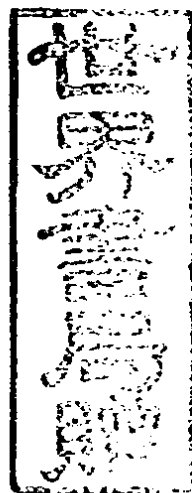
3 0614 2526 4

(1)

賺吻記
(三幕喜劇)

時 現代
地 上海
人物

侯二爺
發財
高陞
金五爺
袁六小姐
三姑媽
鮑隆滔
蔭四爺
穿紅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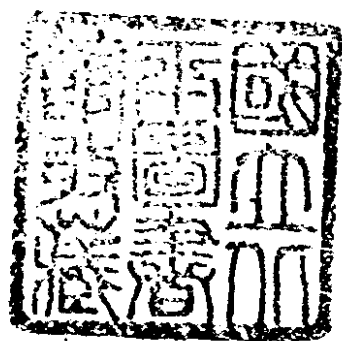


吳仞之

63049

穿黃小姐
新聞記者
女客
傅八爺
掌櫃的
大伙計
小伙計
包探甲
包探乙
大翠

第一幕



袁家大房的老宅子，今天給三姑太借來開慈善大會。會場布置在花園裏。

這裏是穿堂間，左通內室，右臨花園。從陽台向外看去，會場在望。右旁有門，通會場後台。

幕啓時，園內正演玉堂春，已成尾聲。舞台上，正面台階前站着兩個聽差，閒着沒事，一個正哼得出口，一個



輕輕敲着掌兒助興。猛然間園裏掌聲雷動，采聲喧天，驚得兩個聽差急忙奔上陽台看去。

侯二爺俏然上。他站住不動，直到外面唱完，園裏又是一陣的采聲與掌聲。兩個聽差本來聽得其所，所以

發財 對不起，二爺。請您把衣帽交給我吧。

侯 是誰下了海？大家捧得那末有趣兒！

發財 是我家五房裏的老小姐。

侯 怎麼？老小姐嗓子那末好。幾歲啦？

發財 小的不大清楚。敢是十六七吧。

侯 唔。

(發財拿着舊帽，舊大衣，舊手杖離侯下。)

侯 (忽然會意似的,揚手招高陞) 剛才那位大爺是有意欺侮我呀,還是怎麼的!

高陞 (摸不着頭腦) 怎麼說,二爺您……

(金五爺急忙上,趕上發財,把新帽,新大衣,新金頭杖給了發財。一面自己嘮咕着,懊喪着似的。)

金 怎麼,六小姐唱完了麼? 唉,我怎麼來遲了一步。敢情在卸裝了罷。

(侯愕然回顧,目送金五爺匆匆下。這才接着說)

侯 嗯? 怎麼又是老小姐,又是十六七。我問你,天下那有十六七歲的小姐就稱做老的?

高陞 回二爺的話,老小姐行六,是我家五房裏最小的小姐。我們北平人把最小的小姐反倒叫做

老小姐。要是南方人就聽不懂啦。二爺,您府上那兒……您?

侯 你們叫我二爺,叫得正對。我是北平侯二爺!

高陞 府上北平?

侯 嗯。

高陞 侯家二爺?

侯 嗯。怎麼奇怪?

高陞 (陪着笑臉) 說笑話啦,侯二爺。北平侯家二爺,那個不知道!

侯 剛才,那位是誰?

高陞 啊，侯二爺，那位就是銀行裏的金五爺。

侯 嗯，金五爺？怪不得這樣臉熟。（其實不認識）

高陞 是的，他老人家，最容易認識啦。臉，金黃色的……

侯 嗯，他有黃病麼？

高陞 也許。不過，黃在他老人家的臉上，就算不得病。人家總說他是發了金色，說他是金臉財神爺
 啊。

（六小姐戲裝，嚷着，三姑媽跟蹤上。）

六小姐 三姑媽，三姑媽，今天真精透了。平日，我可算得有胆子的了。可是今天，我就不知道怎麼慌
 成這個樣子。下面愈喝采，我愈是吃慌。他們那兒是捧我的場，簡直是要我來一個夠瞧的。

三姑媽 你靜一靜，靜一靜，我的好小姐。今天不算壞呀。下了台，還慌着什麼來！第一次下海，誰還不
 是這樣。你要算是好的啦。

六小姐 真是的，玩兒票，玩兒票，倒給票玩兒去了。三姑媽，你瞧，我的心到這工夫還是卜東卜東的
 跳着呢。

三姑媽 怕什麼？你慢板不是唱得挺穩的？身段也還不算僵呀。

六小姐 別提了，三姑媽，今天要不是打鼓老幫忙呀，我就不知道怎麼樣下台。

三姑媽 唉，今天的打鼓老例真是夠機靈的。總算沒有出漏子。啊，你太累了，快去卸裝罷。一會兒還要主持義賣，張羅客人。

（金五爺上。）

金 啊，六小姐，我以爲您在卸裝了，趕了去，您不在，坐了一會，又不來。我想，怎麼啦？……啊，您太累了，快去卸裝罷。

三姑媽 我就是這麼說啊。金五爺，您什麼時候來的？

（鮑隆滔上。）

三姑媽 噢，你們先去。（回頭對鮑說）真的，老鮑，今天我跑得也真夠累啦。場面上，你去替我開銷開銷罷。

鮑 是啦，三姑太太。

三姑媽 老鮑，今天場面很賣力，打鼓老是誰呀？

鮑 是老姜。

三姑媽 怪不得這樣伶巧。賞他一個雙份兒。

鮑 是那末，……今天是倒板四爺拉的胡琴兒。……

三姑媽 這個我怕不知道，自己人，還有什麼說的？照我的老例賞。

鮑 是。三姑太太，今天我們六小姐的扮相也不壞呀，您看扮戲的該怎麼啦！

三姑媽 噯，你今天怎麼的？扮戲的，梳頭的，打臉水的，大衣箱，二衣箱，跟包的，檢場的，龍套的，……有

一個行擋開銷一份，都照我的老例。真煩死人。這也用說，都得我來料理？

鮑 是，是，是。我都知道了。

三姑媽 （走進去，鮑龍滔跟去。三姑媽回頭說）怎麼？那麼你還不快去，還跟來幹麼？

鮑 我拿錢來着。

三姑媽 唉，今天辦這麼大的事，怎麼你也不張羅些錢在手頭預備着？（一邊低聲說，一邊取錢給鮑。鮑

點了錢下。）

三姑媽 高陞，看你，一點兒也不管事。這兒也得擺些點心呀。待會兒客人來到這屋裏，什麼吃的也沒有，大家又要闖到裏邊兒去。回頭傅八爺到了，一間清靜的屋子都沒有得坐。還不快去裝幾

個盆兒來。（邊說，邊下。）

高陞 是，三姑太太。

侯 怎麼，傅八爺還沒有到？

高陞 還沒有到吶，侯二爺。

侯 你們的三姑太太真能幹。

高陞 侯二爺，真不容易。開這麼大的慈善募捐會，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就是他一個人張羅。唉，還沒有一樁兒不料理得道道地地，仔仔細細。就是芝麻大的一點兒小事也真有他想得到。他還真不怕煩，每年兩次，一邊玩兒着票，一邊還做着慈善事業。

(倒板蔭四爺上)

蔭 什麼？你在贊三姑太太？

高陞 是呀。我贊我們的三姑太太真好。他知道您四爺要來了，就連忙叫我裝點心去。(說完轉身下)

蔭 瞧你那貧嘴貧臉的，叫一輩子的高陞也高陞不了。

侯 蔭四爺，久違了。

蔭 柯二爺，怎麼……

侯 嚙！在這兒叫人，可得要叫得清楚些，別這麼含糊。

蔭 什麼？

侯 我是侯二爺。

蔭 侯二爺？

侯 嗯。北平侯家二爺！

蔭 嚙！好大口氣。安徽合肥的柯二爺，是幾時變成了河北北平的侯二爺？那末，我的侯二爺，您上這

兒來幹麼，您？

奇怪麼？

有點兒奇怪。

那末你呢？

我麼？我是今天這兒的琴師。

喲，你現在給人家拉胡琴？那你的銀行呢？人家把你辭了？

銀行倒了！

啊，那末你是失了業。我明白了，你是……現在靠拉胡琴過活。

嗯，二爺，您說，這年頭兒又有什麼法子呢？幸而我還能拉一手的好胡琴。

那也說不上幸而而不幸而的。這麼說，我拉不好胡琴，我還得餓死吶！

那不是這麼說……說真個的。您上這兒來幹麼？您認識這兒的三姑太太？

（冷然鼻子裏嗤了一聲）這兒麼？我誰也不認識。總算還碰上一個你。不過，你說，三姑太太開這麼

大的慈善會，我北平侯二爺能不來露一露臉麼？

別說笑話，我猜……您是捧六小姐的場來啦！

哼，我門票都沒有買，所以我不上場子裏去，一直就到這屋裏。

蔭 那您上這兒捐錢來啦！

侯 捐錢？我還想人家捐一點錢給我呢！

蔭 呀？怎麼，你也窮啦？

侯 誰說不是？

蔭 那末你銀行裏的存款呢？

侯 昨天我都去拿了。你猜，是多少？

蔭 嗯……五百元。

侯 五百元就算窮了？

蔭 那末一百元。

侯 哼，一百元。打了九折，還得再打對折。四十五元！

蔭 真糟！

侯 誰說不是。

蔭 不過，比起我來……唉，想當初……噯！二爺。我現在呀，真不比從前啦。不怕您笑話，有兩年啦，我的袋裏還從來沒有存留過十五塊錢呐。

侯 （若有所思地，癡呆地笑着）

你笑什麼？

侯 你猜。嚇嚇（也不知是冷笑還是苦笑）我會忽然想起一個故事：從前在黃浦江邊，來了兩個

人。起先，你躲着我，我躲着你。後來弄清楚了，原來兩個人都爲了窮要投江，甲問乙啦，你短多少錢才來自殺的呢？乙說，短了一百元。甲說，短一百元也要自殺麼？我這裏有。你拿兩個一百元去。你不用自殺了。讓我一個人自殺好了。原來甲自己短了一萬元。

蔭 （糊塗，不明白）你講這個……什麼意思？難道你要投黃浦去？

侯 （把四十五元傾囊抓出，給蔭）這，你都拿去。我們倆中間，窮一個夠啦。

蔭 （狐疑，把錢給侯）在這裏……碰到這個小姐來向你募捐，那個小姐來要你買東西……你這四

十五元，連敷衍都敷衍不過來呢！你還都給了我？

侯 嗯！「我自有道理！」（空城計道白）

蔭 你這不真唱空城計啦！

侯 （正色而談）我告訴你：現在這年頭兒，失業，窮，都算不了什麼。就是你得早些兒想辦法

蔭 像你這樣唱空城計，也算個辦法？

侯 要是你不肯唱空城計，不敢唱空城計，那你就得窮一輩子。這就是現在的世界！

蔭 （更不明白）那你……就是爲了唱空城計來啦？

侯 對你看我，身邊不是一個子兒也沒有了麼？這會才真叫做到了山窮水盡！我為什麼不唱空城計！有十萬的，起碼做五十萬的生意，要一百萬的，起碼做一千萬的生意，要一萬萬的，闊勁兒。有錢的都是如此，我為什麼不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呀，非但唱空城計，還得變戲法兒。

蔭 我的柯（趕急換口）侯二爺，變戲法也得有個對象。你唱空城計，那司馬懿呢？

侯 有。

蔭 誰？

侯 傅八爺！

蔭 吓！那個彩票大王那老頭兒，您找他來啦？

侯 為什麼不是奇怪麼？

蔭 我想……他不會肯見你！

侯 （思索着）嗯……他不會不來罷？

蔭 來是一定來。您不聽說麼？管什麼地方，有了六小姐就少不了傅八爺。所以囉，他是追着六小姐

來的。他才不會肯見你！

侯 （低聲）瞧着罷。

蔭 (一聲長嘆) 你找別人,也許有個希望。現在你找傅八爺,那準是面都見不着。(點錢,遞他四十五元) 那還是還給你罷。你這空城計準唱不成。你留着……還是自己用罷。

(穿紅小姐拿着彩票上。)

紅 倒板四爺領着賞啦!買我兩張彩票發財罷!

(高陞托着些盆子上。)

高陞 小姐,發財在裏邊。

紅 誰叫他啦!

高陞 剛才不是小姐找他麼?

紅 (先不懂,後來明白) 噢,我是說誰買我的彩票發財。我沒有找他。我說,這位先生正好發財,快不要錯過這機會。頭獎恰好在這裏頭。我這裏祇買十二塊錢一張,不比外邊貴多少。先生,您買幾張?三張?五張?十張?二十張?

候 您這位小姐真好。您賣的張張都是頭獎!

紅 嗯,都是頭獎。

候 中了頭獎,能得到些什麼呀?

紅 那就什麼都能得到了。

侯 連您的微笑也能得到麼？

紅 也能得到，買我一張饒您一個微笑。

侯 噢！我還沒有買您的，怎麼您就微笑啦？

紅 我知道您一定要買的。

侯 對不起，我已經買了一百張啦。

紅 吓！對不起，先生。

(穿紅小姐下。)

(穿黃小姐上。)

黃 先生，您買花麼？這個就是五塊錢一朵，是難童做的。啊，您買這朵罷，二十塊錢，是我們同學親手做的。

侯 不買啦，不買啦，您來遲了一步，剛才那位穿紅的小姐把我的錢都買去啦。

蔭 (證明似的) 歐，……

黃 噢，倒板四爺，您不買我一朵麼？

(金五爺上。)

蔭 財爺爺來啦，(低聲告訴穿黃小姐) 金五爺還沒有買過呢。(回頭向侯) 侯二爺，不上後台來玩？

侯 我停會兒來……

(蔭四爺下。)

黃 啊，金五爺，您買我一朵花罷。

金 好的，好的。我要買，就要買三朵。

黃 這裏正好是三朵大的。

(金自己戴上一朵，穿黃小姐幫他戴好。)

黃 二三得六，是六十。

(穿黃小姐下。)

侯 高陞，傅八爺還沒有到？回頭來了，給我通報一聲！

高陞 (有些奇怪，嘴裏答應) 是，侯二爺。

侯 金五爺，久違了。

金 (覺得突兀，但是敷衍着) 是，是……？

侯 北平——侯——

金 北平侯——侯二爺是，是，是什麼地方見過……久違，久違……請隨意……用些點心……

(三姑媽上)

三姑媽 呀，金五爺，您又來這裏替我招待客人。我得謝謝您，您今天真忙壞啦。

金 爲您的慈善事業，忙一點，算得了什麼？

三姑媽 我知道您是大慈善家。

金 我送您這朵花，好麼？

三姑媽 啊，好看極了，謝謝您。

（六小姐托着一小籃的洋娃娃上。）

六小姐 金五爺，您瞧，我來義賣洋娃娃來啦。

金 您真熱心。剛卸裝，也不休息一會，又來親自主持義賣啦？讓我送您一朵花兒，好麼？

六小姐 謝謝您。金五爺，我想把這裏一打洋娃娃賣出他一千五百塊錢，您說成麼？

金 您賣，有什麼不成的？二百塊一個，也得賣兩千四呀。

六小姐 啊，好極了。讓我先敲這位先生一個竹槓。呵！先生，請您給我開開張罷，我給您挑。您買……

這個愛神罷。您知道，買我這個愛神，會走運的。

侯 對不起，小姐，我已經走着運哪。

六小姐 啊，那一定是小運，我的這個愛神會叫人走大運的。

侯 我有些不相信，除非是我的愛人送給我這個愛神。（說完，頂文雅地鞠躬，下）

六小姐 (找下場) 哟，糟啦，三姑媽，您看我這買賣真難做啦。

三姑媽 不要緊，不要緊，不能個個來賓都像這個先生一樣的。

金 (走過來給六小姐佩花) 六小姐，讓我送您這朵花，戴了起來，保管您走大運。

三姑媽 謝謝金五爺。

金 二百元一個，我買您兩個。

六小姐 謝謝您。

金 這個愛神，送給您，留着走大運，好麼？

六小姐 謝謝您。三姑媽，我到園裏去啦。

三姑媽 好的，我的好孩子。

金 您可不要把我送給您的愛神賣啦。

六小姐 是啦，金五爺，謝謝您。

三姑媽 (餘怒未息) 金五爺，剛才那位是誰呀？

金 不是您的朋友麼？他剛才還問傅八爺來着。

三姑媽 你剛才不是招待他的麼？他叫什麼？

金 我的三姑太，不要生氣啦。瞧您，氣得連朋友的名字都忘了！我們到裏面去歇息歇息罷。

(他們正是起身要走，穿紅小姐上。)

紅 三姑媽。

三姑媽 好孩子。這是金五爺，銀行家，敲他一筆竹槓不要緊的。

紅 金五爺……

金 小姐，您賣什麼呀？

紅 我賣彩票。十二塊錢一張，這裏只有最後的十二張啦。

金 都能得獎麼？

紅 對了。頭獎到末獎，獎獎都在裏邊。

金 吓，那非買不可。

紅 哎呀，我的錢還不夠找哪。

金 不用找，不用找啦。

(金五爺陪着三姑媽下。)

(侯二爺上。)

侯 小姐，別走，別走。

紅 您想買彩票啦麼？我只剩這最後的五張啦。

侯 怎麼？您剛才不是把最後的十二張都賣了麼？

紅 不是，不是。先生，這是我的新發明。我總說是最後的幾張，人家就都買了。您要多，我還有。

侯 我一張也不要。我要小姐幫我一個忙。

紅 喲，什麼事？我能幫忙？

侯 嗯，祇有你能幫得了忙。這是關係一個人整個的生命問題。

紅 真的麼？有意思極啦。（笑）

侯 碰到這樣嚴重的事情，您還笑麼？

紅 在我的手裏，能夠解決一個人整個的生命問題，我還有不樂意的麼？

侯 好，那末您看，我這裏有封信，我請您交給三姑太太。

紅 交給三姑媽？

侯 是呀。

紅 那末說是誰給他的呢？

侯 您不認識我麼？

紅 對不起，我不認識。

侯 小姐，您今年多大年紀啦？

紅 嗯……幹麼我十九啦。

侯 您就說您不知道。這封信，就說是天上掉下來的。

紅 我明白啦！您是想開她的玩笑。

侯 對啦，您要保守秘密。

紅 好，一定的。我這就給您送去。(下)

侯 (招高陞來問) 傅八爺來了沒有？

高陞 還沒有。總就要來了。

(發財上)

侯 噯，紅中……白板……

高陞 他叫發財。

侯 對啦，對啦，發財！傅八爺不在裏面？

發財 先生，他老人家還沒有來吶。

侯 等他一到，你就來告訴我一聲。

發財 您貴姓？

侯 您還不認識我？

發財 請您原諒，先生。今天客人也真多，就是問到傅八爺的，就有好多位，還是請您把名字告訴我，

我好記下來。

侯 我是北平侯二爺。

發財 是啦，北平——侯二爺。(下)

侯 哼，爲什麼我不，我比侯二爺少了些什麼！

(三姑媽上)

三姑媽 呀，她上那兒去啦？可別讓她走開了。先生，您看見她了沒有？

侯 誰呀？三姑太。

三姑媽 我們的六小姐。(回顧自語) 呀，這個人到底是誰呀？

(六小姐上)

三姑媽 呀，你來啦，我可找了你半天啦。

六小姐 三姑媽，我把我的洋娃娃都賣啦。就剩這一個，是金五爺送給我的。總算還好，這世界上的

人不是都像這位先生一樣。

侯 這有什麼辦法，這個世界上的冤大頭太多了。

三姑媽 這個小子到底是個什麼人呀？

六小姐 我不知道，反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沒有禮貌的人。我還從來沒有碰過這種釘子。

三姑媽 碰釘子？現在不是全上海的人都在崇拜你麼？

六小姐 快別這麼說啦，全上海，至少要除掉這位先生一個人。

三姑媽 別提他罷。我告訴你，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六小姐 什麼？

三姑媽 有人給了我一封信。

六小姐 信？什麼信？

三姑媽 信上說，叫我拍賣一件東西。

六小姐 拍賣東西？什麼東西？

三姑媽 你猜一猜看。

六小姐 是拍賣您的木器？

三姑媽 不是，這件事有趣極了，太好了，叫我拍賣一個kiss！

六小姐 接吻？

三姑媽 是呀。拍賣一個人的kiss！

六小姐 拍賣一個人的kiss？——誰的kiss？

三姑媽 猜猜看。

六小姐 喔，叫我……

三姑媽 嗯，拍賣你的E.S.S。

六小姐 要我跟人家接吻……

三姑媽 你不要說接吻。你說E.S.S。這說得時髦，文雅得多了。

六小姐 那可不成，那人家又該造謠言啦。

三姑媽 造謠言？我們不都是做慈善事業麼？好孩子，咱們就那麼辦罷。

六小姐 這個，我絕對不敢答應。

三姑媽 爲什麼不哪，這對於你……啊，你不是更出名啦麼？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材料。我看

一定是一個新聞記者寫的。

六小姐 不。恐怕這是傳八爺寫的。

三姑媽 不會是。

六小姐 爲什麼不會的！這個人，就好像在我身上賭什麼運氣，把我看做頭彩似的。

三姑媽 那不是好極啦？是他自願出大價錢，那我們祇要找一個人出來和他對叫好啦。反正祇是

一個E.S.S.有什麼的？我們準是這麼辦罷。

六小姐 假如不是他寫的呢？那怎麼辦呢？我不是太冒險了麼？
三姑媽 沒有什麼的。

六小姐 要是拍賣，賣不出大價錢，多丟臉！我想起來了，一定是恨我的人故意讓我上這個圈套。我不幹，三姑媽，我絕對不幹。

三姑媽 不會的。您看，我們這麼辦好不好？假使萬一賣不出大價錢，那末我來給你包底盤。補足兩萬塊。怎麼樣？

六小姐 對了，至少也要兩萬塊，才像個樣子。

三姑媽 好，那末一言爲定。好孩子，您真肯幫我的忙。

(三姑媽下。)

(新聞記者上。)

記者 啊，可給我找到啦！

六小姐 先生，是……

記者 呃，呃……好妹妹。

六小姐 吓先生，這算什麼……

記者 呃，呃……我們的畫報叫好妹妹，我是好妹妹畫報記者。

(侯二爺笑著下。)

六小姐 啊，那就是了，您有什麼事情麼？

記者 我想給您做一篇訪問記，我們這報館，專登名人事蹟。像平常的小名人，我只給他登二三百字，像您小姐，那就非一萬字不可啦。

六小姐 寫一萬字？我沒有什麼可寫的呀？

記者 不，您是小姐，您是女明星，您是戲劇家，您是藝術家，您可以代表新女性，您可以代表上海，可以代表全中國，可以代表全世界的一代大藝術家。那末，我想，您可以說一說，您每天早晨喝咖啡喝牛奶喝可可還是喝？中國茶？

六小姐 你說什麼？這個和藝術家有什麼關係呀？算了罷，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記者 那我給您編點罷。

六小姐 喔，請您千萬不要編。

記者 怎麼？您不願意我給您編點文章麼？那末我給您照張相好麼？

六小姐 那隨您便好了。

記者 好，那我已經把標題想起來了。我可以用特號的大字寫上藝術家與慈善家袁六小姐在袁

家花園。

六小姐 要是這樣，……那還是寫上名票好了。

記者 那也好，就寫海上名票袁六小姐參加慈善募捐大會。反正價錢一樣。

六小姐 什麼，還得給錢？

記者 現在什麼東西都貴，照相，製版，紙張，油墨，編輯，排版，印工，裝釘，……無一不貴。我們這次，就少算些，算了兩百塊錢罷。

六小姐 好罷。

記者 此地拍（不待答應）好，我去拿鎂光燈來。

（新聞記者飛也似的下。）

（三姑媽借鮑隆滔上，三姑媽過場到金五爺那邊去。）

鮑 哎呀，六小姐，我看我們的三姑太，今天有些那個啦。

六小姐 什麼那個？

鮑 哪，三姑太說是拍賣一個人的……親嘴？是當衆拍賣哪！

六小姐 真的麼？

鮑 可不是，就是那個賣親嘴的，也真……

六小姐 老鮑，你知道是誰麼？

鮑 我不知道。

六小姐 好，你知道，三姑太拍賣的是我的吻。

鮑 吻？

六小姐 親嘴多難聽。要叫接吻。外國人叫 kiss。

鮑 啊，怎麼是您？那太妙啦。賣……賣接吻，賣……kiss，那真太好……好極啦。

六小姐 你不是說，太那個麼？

鮑 啊，六小姐，我是說，要是別人做，那才太……太那個，要是您做，那……那真太好啦。

六小姐 好麼？我倒有點害怕哪。

鮑 您怕什麼，怕沒有人買麼？

六小姐 那誰知道呢。

鮑 不。三姑太都叫我來出價哪。

六小姐 什麼？叫你來買？

鮑 是呀。三姑太還吩咐着，說是不要怕，儘出大價，幾千幾千的叫上去，有他老人家在後頭撐腰。小

姐，您想，我們叫着出價，那好意思要他出錢呢。

六小姐 你知道，買的是 kiss！

鮑 是呀，是小姐，您的，Ki kiss 呀。

六小姐 你也真的來參加拍賣。

鮑 是呀，我真誠意的，我已經準備好了一百塊錢。

六小姐 哎呀，一百塊錢，瞎了你的眼啦。

（三姑媽，金五爺，新聞記者同上。）

三姑媽 （向記者）我來介紹……（向六小姐）你見過這位先生麼？

六小姐 見過了。

三姑媽 這位記者先生倒頂能幹。

記者 您說拍賣在什麼地方？

三姑媽 就在那邊陽台上好麼？客人就在下面花園裏。哎呀，老鮑，你也得去布置布置呀。你們看，什

麼事都得我自己操心。

鮑 我布置？

三姑媽 是呀！陽台上，也得有個座位，也得有支燈打上來，亮些。……

六小姐 喲，那我也得去預備預備啦。

三姑媽 你到我那間屋子去。

六小姐 是啦，三姑媽。

(鮑隆滔，六小姐下。)

三姑媽 記者先生，拍賣的事情，就請您來主持一下罷。金五爺，你看這位先生來拍板好麼？

金 好極啦。

三姑媽 哎呀，老鮑不要去了不知道來。高陞，你去叫老鮑關照好了燈匠快些就來。

高陞 是。(下)

三姑媽 金五爺，聽我說，今天這個拍賣，至少要出到兩萬的價。所以我叫老鮑來準備着。萬一下面沒有人加價，那您一定得和老鮑對叫，替我裝一裝面子。

金 好的，好的，我本來也應當捧捧場子呀。

記者 呀，我得找一把鈍子去。(下)

金 您太不小心啦，您怎麼當着新聞記者說這些話？

三姑媽 不要緊，也許他沒有聽見。

(鮑隆滔上。)

三姑媽 老鮑，下面的燈關照好啦？在這兒等着。不要走開！

(六小姐上。)

三姑媽 我的美麗小姐，快來罷。老鮑，下面一切都預備好了，是不是？
鮑 不知道，燈是打了。

三姑媽 什麼叫做不知道？怎麼你好不知道呢？

(鮑隆滔又下。)

三姑媽 你要就來呀！

鮑 (遠應) 是啦。

(新聞記者上。)

記者 我的鎚子找着啦。

三姑媽 你看，到底還是我們這位新聞記者。

(鮑隆滔上。)

鮑 三姑太太，下面有人問，要不要播音機？

三姑媽 當然要的，越多越好，要上下兩邊兒播。這也用說麼！

鮑 是，是，是，我去告訴他們去。(下)

記者 我看您得說幾句才好。

三姑媽 對啦，我來說幾句。

(鮑隆滔帶播音機上。)

記者 諸位，諸位。三姑太太重要報告。(下面羣衆鼓掌聲)

三姑媽 諸位先生，今天我們開這個慈善會，蒙諸位來參加，真是萬分的榮幸。現在有一個好消息報告給諸位，就是袁六小姐，爲了我們這個慈善會情願拿她的香吻拍賣。諸位中間如果有那位先生願意出這筆款子的就可以買她的香吻。請諸位注意。(下面羣衆鼓掌聲)

記者 諸位，現在拍賣要開始啦。並且我們今天拍賣的情形是要廣播到全世界去的。請諸位注意。

(下面羣衆鼓掌聲)

聲 好，我出兩塊。

記者 請別開玩笑。

聲 一百塊。

六小姐 瞎了他的眼，又是一個一百塊。

聲 一百五十塊。

六小姐 糟透啦，糟透啦，這個樣子到什麼時候才能湊得上那個數目呢？

三姑媽 不要緊，老鮑，你來嚷一聲罷。

鮑 好，好在我不花錢。二百五。

三姑嫗 你不要說得這樣少呀。

飽 那末二百六。

三姑嫗 哎呀，你這人怎麼這麼混哪。

金 三千塊。

飽 四千塊！（得意地自語）這下行了罷！

聲 六千！

記者 六千塊！

（略頓。）

金 六千五。

聲 七千五。

金 八千塊。

記者 八千塊。

聲 九千。

金 一萬。

記者 一萬塊！

(略頓)

三姑媽 老鮑，加，加。

鮑 一萬五千塊。

記者 一萬五千塊啦。

(女客上)

女客 噫，等一等，一萬五千是什麼牌子呀？您不是拍賣汽車麼？

三姑媽 哎呀，我們是拍賣六小姐的吻。

女客 賣吻，要我買來幹麼？

記者 我們是拍賣六小姐的吻哪。諸位，我們剛才說過已經有人出到一萬五千塊啦。還有人加價沒有？

(傅八爺上)

傅 條子兩條！

記者 啊，條子上啦！金子兩條！今天市價是——一萬四千三，喏，傅八爺出價兩萬八千六，還有誰加價？——二——

(侯二爺上)

侯 三萬八千六！
傅 四萬！

侯 九萬！

傅 (不言)

侯 九萬，十萬。

記者 十萬塊。一……二……三！

三姑媽 唉呀，謝謝我的好朋友，您真是太好了。

六小姐 謝謝先生。

侯 這一點算得什麼。

記者 (問三姑媽) 他貴姓呀！

三姑媽 他是……

侯 侯……

高陞 這位是北平侯二爺！

記者 今天出十萬元買六小姐的香吻的是……侯二爺！

(喝采聲，鼓掌聲。)

三姑媽 您——您

侯 侯。

三姑媽 侯二爺真是一位大慈善家。

六小姐 侯二爺，我——我已經準備好啦。(說完，閉着眼待吻)

(新聞記者跳上樓子，準備拍照。大家等着瞧。)

鮑 這個親嘴呀，比影戲裏的都好看。

侯 (文雅地) 小姐，您允許我麼？

(六小姐緊張地，閉着眼不語。侯二爺輕輕地吻了六小姐的手一下。這出乎全場人的意外。)

大家 漂亮，大方。

鮑 啊，一齣戲看完！

(鮑隆滔與高陞同下。)

(蔭四爺本來早在偷着看，此刻也下。)

記者 啊，我趕快要發布消息去啦，各位再會。(匆匆下)

(金五爺向三姑媽告辭，三姑媽向他道謝，金五爺下。)

六小姐 謝謝您，侯二爺。——好像什麼地方見過您似的。

侯 對啦，我也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您似的。

六小姐 我們好像還談過話。好像，您不喜歡愛神，是不是。

侯 對不起，我不喜歡把錢瞎擲。

六小姐 那麼您剛才出的這十萬塊呢？

侯 遇到值得的事，我是肯花錢的。

六小姐 侯二爺，您太客氣。

侯 客氣？難道爲了慈善事業不是值得做的麼？

六小姐 (悲傷) 我還以爲他說我值得呢。

三姑媽 哎呀，這個支票怎麼簽法呀？

侯 您這兒有筆麼？

傅 您用我這個罷。

侯 謝謝。六小姐，這是謀利銀行的。

傅 三姑太太，請您介紹，這位是……

三姑媽 怎麼，你們不是一向認識的麼？

侯 大家稱我侯二爺的就是。

三姑媽 嚶，我來介紹這位侯二爺。這位傅八爺，經理全國的彩票，是彩票大王。

侯 榮幸得很。

傅 彼此彼此……侯二爺府上……

侯 先請教。

傅 不敢，兄弟原籍浙江。

侯 兄弟北平。

傅 啊，北平侯家二爺識荆識荆！

六小姐 剛從北平來？

侯 不，到南方來了有幾年。不過最近兄弟一向在南洋……

傅 喔，在南洋好地方，好地方。

三姑媽 聽說南洋那邊……

侯 唉唉……在那邊，比較容易發展一些。傅八爺也去過那邊？

傅 沒有，沒有。去年倒是有人勸我到南洋去考察一趟，看看有沒有什麼合式的實業呀……或是

……什麼的，做做。可是我就一直沒有空去。

侯 噫……發財的事，在那邊是太多，太多了。祇要是地方情形熟悉（遲疑着自語似的）噯……我倒

正在計劃一個……喔（忽然帶住）傅八爺，或者回頭……我們另找個地方談談。

三姑媽 對啦，你們應當找個時間細談談。（向六小姐）我的好小姐，你陪侯二爺坐坐。我跟傅八爺到那邊去，還有許多慈善的事情等着傅八爺哪。

傅 我知道，許多人等着我的錢！哈哈……我捐的彩票都賣了？

（三姑媽，傅八爺邊說邊下。）

六小姐 侯二爺，您方才對我的態度，真叫人欽佩。

侯 您欽佩我奇怪！

六小姐 奇怪？

侯 那您不是希望有人拍賣您的Kiss麼？

六小姐 是的。

侯 當時，您不也已經準備着我來Kiss您了麼？

六小姐 是的。

侯 但是結果我却沒有Kiss您，您不是應該頂失望麼？

六小姐 您說話真有意思。叫人家怎樣回答呢？您不是已經拍賣，買去了麼？

侯 那末您希望的祇是拍賣，不是Bessie是不是？

六小姐 不，當然，拍賣Bessie是一件事。

侯 既是一件事，那您一定是希望着了一半，失望了一半。

六小姐 喏，叫人家怎麼說呢？我……我真的頂欽佩您！

侯 啊，我懂啦。本來您頂厭惡我的Bessie，現在我居然沒有Bessie您，因此您頂感謝我。是麼？

六小姐 您，您頂會，頂會說笑。

(略頓。)

六小姐 侯二爺，您頂忙麼？

侯 忙？我們做買賣不算忙。您知道，世界上最忙的要算是講戀愛的人啦。

六小姐 是麼？二爺也忙過來麼？

侯 嗯？還沒有經驗。

六小姐 那末二爺也準備着忙麼？

侯 也許免不掉。

六小姐 南洋的女人，頂健美，是不是？

侯 也是各人喜歡。

六小姐 旅行外國，我想一定是頂有趣的。

侯 嗯，在我，倒是回國才算是旅行呢。

六小姐 我想，南洋一定頂好玩。我倒頂想聽些那邊的風土人情。可惜時候到了，我有事就要去。

侯 怎麼您這就走麼？

六小姐 對不住，我得失陪了。因為今天晚上，陳委員家有個崑曲的集會。

侯 您也唱崑曲？

六小姐 嗯！陳委員，您認識麼？

侯 認識認識。老朋友！

六小姐 那麼，今天晚上您也去，好麼？他們一定歡迎您。

侯 不去。陳委員我們倆有點……別扭。

六小姐 是麼？爲的什麼？陳委員，人頂好的！

侯 是呀，可是陳太太……

六小姐 怎麼？陳太太？陳太太死啦！

侯 噢，什麼時候死的？

六小姐 聽說至少有六七年啦。

侯 時間過得真快，以前我們來往親密極啦。後來我們就慢慢地疏遠啦。

六小姐 噢，那就是啦。聽說陳太太長得美極啦。

侯 所以囉，您明白麼？回頭您見着陳委員，不必提我啦！

六小姐 是啦，是啦，我明白啦。

侯 我可以再見您麼？

六小姐 歡迎極了。無論那天，您給我打個電話，我們再談。我的電話是〇一〇一〇。

侯 零字當頭，下面接着兩個十。是不是？謝謝。

六小姐 喔，二爺，今天是應該我謝謝您。

侯 謝我沒有？您？

六小姐 好罷，隨您說罷。這回我該走啦。

侯 怎麼，您還怕？

六小姐 怕？我又沒有說不再見您，我是跟您說的再見呀。

侯 好罷，隨您的便罷。

六小姐 那麼明天。

侯 明天？明天麼，明天忙極啦。

六小姐 那麼後天罷。

侯 後天，後天禮拜二不行，不行，一點工夫也沒有。

六小姐 那麼什麼時候您說罷。

侯 禮拜四，禮拜四不行。禮拜五，禮拜五也不行。禮拜六，禮拜天，都有約會啦。我看……還就是今天晚上，好麼？

六小姐 可是今天晚上……

侯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您崑曲完了之後呢？

六小姐 等到崑曲完？那至少要十二點鐘之後……好罷，可能的話，我早退。十一點鐘我來梅林居。

侯 梅林居您不喜歡咖啡館？

六小姐 我怕喝咖啡，太刺激，尤其是今天。待會兒回去睡不着。

侯 您說的是公園旁邊的那個梅林居？不太……

六小姐 不，那邊我常去。一壺香片，一碟兒棗，來半匣兒茯苓餅，幾塊兒山查糕。不是頂好的麼？

侯 這不是廣東消夜，是平津消夜。

六小姐 噫！

侯 好消夜。……那麼，好。今天晚上我請您吃消夜。

六小姐 好罷。能來的話，我十一點左右到。停刻兒會。

(六小姐下。)

(傅八爺上。)

傅 我們的六小姐長得真不錯。

侯 是……

傅 不過一個五、六萬塊，總太貴着一些。

侯 貴麼？我倒不覺得。

傅 這是您的事。剛才，您不是說正在計劃什麼，要約我找個時間細談談麼？

侯 是的。您不要往外說。我告訴您，我正在計劃一個事業，成功的話，算來至少好賺幾百萬美金。

傅 幾百萬美金？

侯 傅八爺，您想，這個地方太亂，我們還是約一個比較清靜一點的地方罷。

傅 好罷。

侯 您有意思的話，最好早一些。

傅 好罷，明天我可以有工夫。

侯 我看最好今天晚上。

傅 喚，真的麼？

侯 是的，回頭一說，您就明白爲什麼要今晚了。您可以同我一起吃晚飯麼？

傅 必需今晚麼？那可以的，可以的。

侯 那好極了。八點鐘可以麼？

傅 可以的，在世界飯店好麼？

侯 不，不，世界飯店不好。因爲我們這事情應當守祕密才好。傅八爺，您想，我一個人去買貨，總比我同您兩個人去爭着買要好得多，不是麼？

傅 侯二爺，您真聰明極啦。

侯 我認識一個平津館在公園旁邊。我們在那裏可以清靜些。好罷。就在梅林居得啦。現在我可要去同三姑太告辭去了。

侯 您可留神我那位表姑姑可利害極啦。

傅 三姑太是您的表姑姑麼？

侯 可不是麼？她的本領有的時候叫人把家都賣了替他做慈善事業。

傅 謝謝您提醒我。

（三姑媽上。）

三姑媽 傅八爺，您剛才真太好啦。又慷慨，又大方。

傅 三姑太，我要告辭了。

三姑媽 怎麼，您要走了麼？

傅 是的，我有點事，您同您的表姪談一談罷。（傅八爺下）

三姑媽 他怎麼說您是我的表姪呀？

侯 這也許是他們浙江人說的浙江笑話罷。我也不懂。

（發財，高陞，各持衣帽手杖上。）

三姑媽 什麼事？

發財 三姑太太，衣帽間的號碼好像是弄錯了。

三姑媽 哎呀，真煩，這一點兒事都辦不熨貼。

發財 二爺，請您看一看罷。

三姑媽 這有什麼看的，自然這個是侯二爺的囉。（指着新的）

發財 是。

（發財，高陞下。侯叫高陞回來。）

侯 我也該走了。

(49)

(高陞爲侯二爺穿衣服。)

三姑媽 您不多坐一會兒？

侯 不啦，我還有事。改日見。(悠然下)

——幕下——

第二幕

梅林居，是平津小吃的館子，但設座清雅。舞台上右邊是掌櫃的所在，左邊有一雅座，正中彷彿有樓梯通上層。

雅座那邊坐着傅八爺與侯二爺。看來他們才吃過晚飯。現在，正在喝着好茶。伙計在旁邊收拾桌子，帶着算帳。吃剩的碟子可真不少，疊着一大堆。

掌櫃的在櫃台上剛聽過定座的電話，而電話間又是鈴響，原來是我傅八爺接話。

聲 小賔賞兩塊五

聲 謝呀！

（大伙計在算帳。）

大伙計 六毛七，六毛七，一塊三毛四。——一塊三毛四，八毛五，兩塊一毛九。——兩塊一毛九，八毛六，三塊零五分。——三塊零五，兩塊五，五塊五毛五。——五塊五毛五，兩塊四毛五，八塊整。——八塊整，三塊一毛七，十一塊一毛七。——十一塊一毛七，四塊七，十五塊八毛七。——十五塊八毛七，十三塊三，二十九塊一毛七。——二十九塊一毛七，十三塊半，四十二塊六毛七。——四十二塊六毛七，三六一塊八，四十四塊四毛七。——四十四塊四毛七，十二塊八，五十七塊二毛七。

——五二，五十七塊七毛七。——五塊八，六十三塊五毛七。——六塊四，六十九塊九毛七。(整個賬是如此。待掌櫃的進來，還未算完。中途被掌櫃的截去重算。)

(掌櫃的在櫃上接電話。)

掌櫃的：喂！這兒梅林居。……是，是我給您留着三樓三百零八號房間。……蠻大的，蠻大的。……是，是。我就寫陸公館定。……是，是，是。(放下電話)老二呀，樓上八號房間，陸公館定座。
聲：是呀！

(電話間鈴聲響，掌櫃的趕去接。)

掌櫃的：呀？……是的，這兒是梅林居。……呀！……噢，……就是啦，請等一等呀。

(掌櫃的走來雅座前。)

掌櫃的：傅八爺的電話。

傅：電話？我就去。(向侯二爺)對不起。

掌櫃的：在電話間。

(傅八爺進電話間。)

掌櫃的：(大伙計算賬未完。向大伙計說)算賬這麼大半天。我來罷，你還不快去給二爺們帶開水沏茶去。(說着，搶過抹布抹着桌子。)

大伙計 是呀！(下)

掌櫃的 (抹好桌子，隨即把賬從頭算過一遍，敏捷之至。)

侯 喂，先別拿走。別拿走。那是山查糕？

掌櫃的 是的。您瞧，多好！

侯 你給我換一碟來。

掌櫃的 是。

(大伙計上來沖茶，隨下。)

侯 (指茶壺)這是鐵觀音？

掌櫃的 是的，您瞧，多濃！

侯 你去給我重拿一壺香片來。

掌櫃的 香片是。(欲下)

侯 (止住他)喂，還要來一碟兒棗，半匣兒茯苓餅。

掌櫃的 是，二爺。

侯 你把那管衣帽的小伙計給我叫來。

掌櫃的 是。(叫)香片一壺呀……一碟兒棗，半匣兒茯苓餅，……再來一碟兒山查糕。(邊叫邊下)

聲 是啦。

(小伙計上。)

掌櫃的 今兒倒巧。去罷，那位二爺叫你呢。(下)

小伙計 二爺叫我麼？

侯 你就是管衣帽的小伙計麼？

小伙計 是，二爺。

侯 我說給你聽，你要聽明白了。回頭我也許叫你找一找我大衣口袋裏邊的烟捲盒。那麼你就到

這裏來，說是有人請我聽電話。你知道我是誰麼？

小伙計 不知道，二爺。

侯 我是侯二爺。你回來說請侯二爺聽電話。你明白了沒有？

小伙計 我明白了，二爺。

侯 你說一遍給我聽聽。

小伙計 請侯二爺聽電話。

侯 對啦。

小伙計 那麼烟捲盒呢？

侯 你不用找，本來就沒有。

小伙計 那我明白啦。

侯 好，你去罷。

（小伙計下。）

（大伙計托着香片，棗，茯苓餅，山楂上。）

大伙計 二爺，你要……

侯 是的，給我留在那邊。

大伙計 您還要點什麼？

侯 你給忘了雪茄？

大伙計 雪茄？這要隔壁買去。是，是，是我去買。（下）

（掌櫃的上，滿面春風。）

掌櫃的 您今天晚飯吃得不錯罷？

侯 還好還好。

掌櫃的 您知道，我們這個小地方，做生意向來不肯馬胡。到我們這兒來的主顧，都是些有名氣的人。政界啦，財政界啦，藝術界啦，都有。

侯 噢，你認識我麼？

掌櫃的 您？我還沒有見過。

侯 我是侯二爺。

掌櫃的 是的。

侯 我是北平侯家二爺。

掌櫃的 是的，是的。

侯 怎麼？你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掌櫃的 是，還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侯 哦，你這裏沒有無線電麼？

掌櫃的 有，那邊大廳裏就有一個。

侯 怎麼？你有無線電，沒有聽見報告我的新聞麼？

掌櫃的 二爺，沒有呀。

侯 剛才五點鐘的時候。

掌櫃的 沒有，沒有。

侯 那麼，你的無線電沒有開。

掌櫃的 開倒是開着啦。不過我們在四五點鐘的時候是刷傢伙的時候。您知道，在一個飯館裏，刷傢伙是最大的事情。

侯 當然囉，不能一邊刷傢伙，一邊聽無線電。

掌櫃的 那倒不然。我們常刷傢伙聽無線電。只要把廚房門一開就可以聽得清楚。不過這兩天我們的司務傷風啦，所以沒有開門。因為怕穿堂風。

侯 倒真有意思。現在把我的名字記住好啦。

掌櫃的 不過，您怎麼稱呼啦？

侯 不記得？侯二爺！北平侯家二爺！

掌櫃的 是的，是的。你覺得這地方不錯罷？

侯 不錯，不錯。

掌櫃的 二爺，您瞧，這裏是最清靜的。如果有朋友說個知心話，這個地方再好沒有啦。

侯 哦，對啦，回頭袁家六小姐來的時候……你認識袁家六小姐麼？

掌櫃的 二爺，我怎麼不認識呢！袁家五房裏的六小姐，我怎麼不認識呢！那是我們的老主顧啦。只要六小姐在上海，她總是在我們這裏吃宵夜。再說，她每次來總是給我幾張戲票子。您知道，六小姐就喜歡崑曲。您知道？

候 是呀，我知道。

掌櫃的 不過您猜怎麼着，我並不是說六小姐捧崑曲的場捧得不對。只是我壓根兒和崑曲就沒有緣。我一聽到南方人說的魚呀蝦米蚌蟹（學舌）呀……嘖……吓……我就頭脹。可是六小姐的這份兒情，我還知得着。因為我們那老二您知道，他就喜歡崑曲。可說他樓上的老主顧有一位楊三爺，他在文明戲裏，真是數一數二的。他常時帶些贈券來送給老二。這回兒正好，他去替我聽崑曲，我去替他聽文明戲。文明戲，我倒覺得有點兒意思，說點，哭點，笑點，二爺，我真喜歡文明戲。

候 有講沒講的，碎嘴的，你也喜歡麼？

掌櫃的 那我可不喜歡。

候 啊，你不喜歡？那我也不喜歡！

掌櫃的 二爺，您猜怎麼着，我跟你完全一樣。譬如說我的老婆說起話來，就沒有完沒有完。

候 好啦，好啦！

掌櫃的 您想，到了晚上完了事回家，已經累了一天了，總想憩一憩啦。呃，我的老婆總是說長道短的，什麼隔壁的孩子溺了坑啦，說什麼西家的車夫同東家的老媽子有一手啦……

候 朋友夠啦，算了罷。

掌櫃的 是啊，我也是跟她這麼說。可是她老是沒有完，您說怎麼辦！

侯 你去替我看雪茄來了沒有，行不行？

掌櫃的 是，是。二爺，您剛才提起六小姐來啦，我是同她怎樣說呀？

侯 你跟她說我這裏呢。再拿一付杯筷來。是茶杯。

掌櫃的 是啦，二爺。哎呀，快點快點，人家一定等急啦。又在這裏說閑話啦。快點，快點，別說閑話。（急急

下）

（傳八爺上。）

傳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太太的電話，嘈囂了半天。您說笑話不笑話，做慈善事業，好像還分了什麼家。我在外面捐了，她坐在家裏也要鬧着捐。我就不知道爲着什麼，說老實的，我們要不是寵着三姑太，六小姐的那股勁兒，誰來捐？是不是她們婦道人家，寵着什麼來？就沒有一點兒心計。

侯 那還不容易，下次就和您太太一塊兒來。每一份捐總是來一個雙名兒。那就有了你的份兒，也就有了她的份兒。不就得了。

傳 要是這樣，那才怪哪。您猜怎麼着，她會反倒勸你少捐些，或是不捐。不管穿紅小姐，穿黃小姐，走到我跟前，準是捐不着我幾個錢。喔，還有今天六小姐的生日呀，她準不會放我參加這個拍賣。所以，她那個鬧着捐錢呀，我就說她是跟我鬧別扭。

侯 鬧別扭？那不能這樣說。給人家聽到了，倒說是我們鬧人夫妻鬧別扭，才是難民的造化。這多難聽。……嚙！我想起一句老話來了：老婆是……

傅 人家的好！

侯 不是新的好。

傅 嚙。

侯 菜館子是老的好。不是麼？今天的晚飯可真吃得舒服！

傅 是的，今天的晚飯可真不錯。

侯 您覺得飯是不錯了。您覺得今天的買賣怎樣呢？

傅 我覺得您說得很清楚啦。……嚙，您知道在隔壁吃飯的是誰？您猜猜看。

侯 我認識？

傅 嚙。今天都見過。

侯 吓六小姐？

傅 不是。

侯 我原說，她這時候不會來。誰？

傅 金五爺。

侯 您瞧他又來啦。

傅 怎麼？你不喜歡他來？

侯 (不答) 嗯？我的烟盒兒呢？

傅 喏……吃我這個。

侯 謝謝。(手裏取着烟，嘴裏還是這麼說) 我的烟盒兒到那兒去啦？我還有我的臭脾氣，就吃不慣人家的烟。這倒不是烟絲好壞的問題，就爲了我的烟呀，是在廠裏直接定製的。

傅 噢……試試……(點火過去)

(略頓，傅八爺喝了杯裏的茶。)

侯 您知道，講究喝茶的叫做品茗。他們資格老的，能夠品得出這是什麼茶葉？什麼地方的茶葉？還能品得出這是什麼水？是河水？是井水？還是泉水？是天下第幾泉？

傅 啊，這好極了。

侯 不過，他們喝起來呀，祇是這麼的一下子。(嘗着一點)

傅 那不太慢麼？一杯茶喝到幾時才了呢？

侯 您知道，有許多的事情是愈慢樂趣愈大。其實，我就不喜歡慢。比方說罷，做買賣我就喜歡快！
傅 啊，是的，您剛才說利用無線電……

侯 是呀。這跟利用普通電話，還不是一樣？在上海辦交易所，就有許多人祇在床旁邊裝上一只電話，就做起生意來啦。交了幾成的保證金，也不用認真有什麼貨。連人也不必到場，不用見面。就這麼整天的躺在床上也行。耳朵裏聽聽，嘴裏說說。每天這樣的來上幾個鐘頭。您說，世界上那兒有，比這更是本輕利重，又不辛苦的事兒？所以人，就愛交易所。有人說，交易所是買空賣空。不錯，您知道，人們就喜歡的空。我看得再準沒有了，就是空城計的空。可是，有線電話，範圍太小。所以我們主張在世界有名的幾個城市，特約了幾個無線電台。經紀人集中了當地主顧的買賣數量，借無線電台叫過去。這樣，不就組織成了全世界的交易所了麼？

傅 不錯，不錯。不過這事業太大呀。

侯 如果您嫌太大的話，那末您就不妨小做做，不參加我們的大公司，祇做這裏上海的經紀人。呀，是的，是的，不過我近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老了呢？還是怎麼的？我就怕做新的事業。

我總是怕不要費了許多的力，還是得不着多少的結果。

侯 放心，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結果。再說也用不着您費多大的力。

傅 哎呀，二爺，您知道，一件事情要是用不着我費力，那就不會使我發生興趣的。

侯 是呀，我知道。我這才找您來的呀。您說，追着我想同我合作的人還少麼？就說在隔壁吃飯的金五爺罷，他就追着我十多天了。您看今天下午在我表姑媽家裏，今天晚上他又到這裏來，無

傅 非是追着我想我答應他參加。我只要一句話，他明天就可以給我送來五十萬的保證金。

什麼保證金？

侯 是呀。上海的經紀人，世界交易所的經紀人每人五十萬不算多呀。祇是五個E.S.，當然，假使要參加我們的公司組織，那是關於資本的事，那又是一個問題了。

傅 是的，我很明白。

侯 不過，您知道，金五爺祇不過是一個銀行家而沒有做大事業的經驗。錢，我們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着。可是像您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我是知道您的價值的。

傅 吓，那末您的價值……也有個數目麼？

侯 您問我的價值？價值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傅 那怎麼沒有關係呢？

侯 就是說我的價值是零罷，那也沒有關係。因為我的價值就是我的名姓，我們北平侯家的家譜裏，文有宰相，武有將軍。民國以來，還有過外國的博士。

傅 是的，我知道，名姓是很有價值的，不過在交易所裏恐怕沒有行市罷。

侯 行市固然沒有，可是拿這個名姓辦起事業來，這個事業的行市就小不了。怎麼了，我的傅八爺，您的才幹怎麼忽然的飛掉啦？

傅 我的才幹？不敢當。

侯 您的才幹要是沒有飛掉，您怎麼會看不透這個事業的真價值呢？

傅 我現在真是有一點好像在這裏猜謎兒。

侯 您這不是說笑話麼？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提了。我真沒有想到您是這樣的一個人。

傅 哎呀，怎麼，您罵起我來了。

侯 （表示沒有）

傅 是麼？你簡直是罵我麼！

（蔭四爺上。）

蔭 呀！侯二爺，您跟傅八爺在一起！

侯 嗯，今天又碰着你啦。你來幹麼的？難道給什麼班子裏的姑娘當起烏師來啦？

蔭 啐！有人介紹我教戲。約我在這兒見見面，談談。

侯 噢，那你又有進賬啦。

蔭 唉！現在教戲也是有限進賬啊。回頭見，傅八爺。

傅 怎麼？您跟倒板四爺倒挺熟似的。

侯 我認得他是姓蔭，蔭四爺。瞧不起他呀，他是在旗的，前清時候，他家還頂闊的哪！我就不知道他

爲什麼叫倒板四爺？

傅 嗯，那就對了。看不起他呀，窮是窮，偏還有兩下子窮脾氣。所以人家就叫他倒板四爺。那我都沒有知道他姓蔭哪。

侯 是麼？我們剛才說到那兒？

傅 我們剛才麼？……噢，你正在罵我。

侯 噢，不錯。……嗯，不，我沒有罵您呀。我是說，像您這樣的人不出來幹點兒事，那才冤枉了您的才幹。

傅 那麼……您自己在這事業裏，打算擔任什麼職務呢？

侯 跟您合作呀。

傅 在上海？還是在南洋？

侯 都行！

傅 一人一半資本麼？

侯 不，一人一半利錢。

傅 嗯？那我就明白啦，你在這個事業裏面有什麼用處呢？

侯 在這個事業裏面？這個事業就是我發明的，還不算有用麼？

傅 那末此外呢？

侯 此外？幹麼沒有用處。我會喝酒，我會請客。我會穿衣服，能夠叫人瞧得起我。我會說話，能夠叫人相信。我能指揮女人，我能知道一切人的弱點。我可以不必看脈搏就可以知道那個人的心是怎樣跳。我可以不必用溫度表就可以知道那個人是不是發燒。

傅 是的，侯二爺，您說起話來真能夠叫人眼迷心亂。

侯 您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們的話是說夠了。現在您可以乾脆說這個事業您是做還是不做？

傅 我想過了，我不做。

侯 呀，好極了，那我們就不必提了。噯，我的烟盒兒到那兒去了？伙計！伙計！

傅 您吃我的罷。

侯 請您別多心。這是我的怪脾氣。（嘴裏這麼說，手裏還是取了一枝）抽人家的烟，總覺得有些不慣。

（大伙計上。）

侯 你去，讓看衣帽的小伙計把我的烟捲兒盒子拿來。大概在我的外衣口袋裏。

大伙計 是啦！二爺。（下）

傅 二爺，我老實的說，我覺得您這個人實在太可愛了。不管我們這次的買賣做得成做不成，反正您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將來有機會我總要幫您的忙的。

侯 幫忙？我向來不用人家幫忙。

（小伙計上。）

小伙計 請侯二爺聽電話。

侯 什麼？找我的麼？

小伙計 是的，二爺。

侯 奇怪，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呀。好，對不起。（遇見大伙計）算賬，算賬，快一點兒。

小伙計 二爺，我沒有說錯罷！

侯 （做手勢叫他不要說）傻瓜（下）

（大伙計撤酒杯下）

（掌櫃的上）

掌櫃的 先生，您今天的晚飯吃得不錯罷？

傅 吃得不錯，就是豆兒硬了一些。

掌櫃的 現在的雨水太多了，這個豆兒又偏怕雨水。

傅 可不是麼？今年的雨水很多。

掌櫃的 可不是麼？也不知道是怎麼

一個原故。有人說是無線電太多了，把天時都給改變了。您

這無線電也不知道爲什麼叫無線電，我看不但不是無線，而且線還是不少。您看，又是天線，又是什麼地線。都是這個玩意兒呀，把天都給變了。又有人說，這個飛機也有關係。您瞧他們南來北往的，東飛西飛的，就許是他們把雲彩帶得亂跑，各世界就下起雨來了。這一下雨不要緊，鄉下人來的可就少了。鬧得我連我糕糰都蒸不成了。

傅 這又是什麼道理呀？

掌櫃的 喏，柴火沒有得挑來賣啦。

（大伙計上。）

大伙計 二爺，您要賬單兒來的麼？

傅 沒有哪！

大伙計 對不起。（要走）

傅 不要緊，你拿來罷。

大伙計 二爺，不忙呀，回頭再算罷，不要緊。

（傅八爺看賬單子掏錢。）

掌櫃的 別說廢話。別說廢話。

傅 對啦！我很不喜歡聽人說廢話。

(大伙計下。)

掌櫃的 可不是麼？他們那些伙計，說起來就沒完。……

(侯二爺上把掌櫃的拉開。掌櫃的下。)

侯 好啦，好啦。你那一套我們都知道了。(向傅八爺)您猜誰給我打電話？

傅 我怎麼能知道呢？

侯 其實那有電話，並沒有電話。

傅 怎麼呢？

侯 剛才才是金五爺，他看我跟您談得很好，實在放心不下，所以他假說有電話，把我找去了。

(大伙計把我的錢拿來。)

侯 怎麼你把賬給會了？

傅 這算得了什麼。(給了小賬)叫他們把我的衣服先拿來。

大伙計 (叫着出去)另賞八塊！

聲 謝呀！

侯 怎麼我請客讓您出錢呢！

傅 哎呀，對不起得很，我却並不是搶你的面子。您要是實在不賞臉的話，那我只好把錢收回來。

侯 那兒的話，我們彼此付，都是一樣。

傅 這才對……那麼他找了您去怎麼樣呢？

侯 什麼怎麼樣呢？

傅 我是說那個事情您是不是已經答應了金五爺？

侯 那有什麼法子？既然您不幹，我只好答應他啦。我們說好啦，明天早晨交款。

傅 幾點鐘？

侯 十一點我們簽字。

傅 那麼說在十一點以前，還可以自由行動啦。

侯 恐怕不能罷！我們已經精神上協定了。

傅 不對，不對，什麼叫做精神協定。那不過是口頭上的協定罷啦。那不在其數。

侯 您說這話是有什麼打算麼？

傅 沒有，沒有，不過我總還可以想一想。

（小伙計拿傅八爺衣帽上。）

侯 多想不如早決定。

傅 我一向佩服古人的話，做事要三思而後行。

侯 好罷，您聽我說。我無論如何還是願意同您合作。我頂多只能做到這地步啦。明天早晨我給您打電話罷。

傅 我看還是我給您打電話罷。不過不敢一定。

侯 反正過了十一點我就跟金五爺簽字就是啦。

傅 好啦，好啦，您的電話是……

侯 好罷，您打在……零字當頭，下面兩個十字。再會。

傅 謝謝，怎麼您還不走麼？

侯 是的，我還等一個人。

傅 噢，這麼晚的約會，總不是談買賣罷？

侯 也說不一定。

傅 啊，那就得恭喜您成功啦。

侯 謝謝。

傅 再會。

侯 明天會。

(傅八爺下。)

(大伙計上。)

侯 幾點鐘啦？

大伙計 二爺十一點啦！

侯 她要不來怎麼辦呢？

(大伙計要把香片等拿走。)

侯 不要拿走。搬過來。

(包探甲乙上，小伙計跟上。)

小伙計 (幕內) 您請這邊罷，您把衣服交給我罷。

甲 (幕內) 不用，不用。

小伙計 您不脫衣服麼？

乙 不脫，不脫。

小伙計 (走向掌櫃的) 您快去，兩個混蛋。

掌櫃的 二位吃宵夜麼？請裏面坐。

乙 不用，給我們來乙瓶啤酒。

掌櫃的 您單要啤酒？

乙 對啦，乙瓶啤酒，兩只杯子。

掌櫃的 可真對不起得很，我們這兒是菜館，不能單賣啤酒。比方說，您說這個規矩不對，我也說不對。可是我也不是這兒的東家，這有什麼法子呢？我要是東家的話，那決不能有主顧，因為假使主顧只要啤酒，你就對他說，您單喝啤酒啊，請到別處，您說這話多麼不好聽，是不是？

甲 嗯，得啦，得啦。給我吧，金五爺找出來。

掌櫃的 呀！就是銀行裏的金臉財神爺？

甲 對啦！就是請財神爺。他不是在那邊吃飯麼？

掌櫃的 對不起，二位幫幫忙。要出事兒，不要出在小店裏。求您二位，等財神爺出了小店的門，您再請他。

乙 少說廢話！

甲 (出示包探證章) 不用害怕，我們行裏來的。

掌櫃的 啊，怎麼？

乙 怎麼？不怎麼！

甲 好啦，你就跟他說有兩個朋友找他有一點事情。

掌櫃的 好啦！我這就去，回頭我就叫他們給您二位拿啤酒來。

乙 你們這兒，是不是不能單喝啤酒的麼？
掌櫃的 賣是不賣。給二位送兩瓶來。（下）

甲 好罷，好罷，謝謝呀。（對乙）不過他們這兒的啤酒準好不了。

乙 原瓶的啤酒，壞到那兒去？

甲 你不信，回頭瞧。準是上面白沫都沒有。

（大伙計送兩瓶啤酒上，倒酒。）

甲 你瞧，是不是？

（金五爺來侯二爺這邊。）

金 啊，侯二爺，您一位？

侯 金五爺，您也在吃晚飯？

金 是，我們早就來啦，從茶點接上晚飯，現在又要接上宵夜啦。梅林居就這樣好，平津的滋味兒廣東的派頭兒。

侯 啊，金五爺從慈善會出來……

金 就一直到這裏。

侯 今天的慈善會倒真有意思。

金 意思倒有意思，可惜秩序太亂了一些。不知是那個混蛋，把我的帽子大衣都換走了。

侯 不能罷！您不是早走的麼？

金 沒有。也是我該倒霉，我看完戲之後，我本來準備走啦，偏是鮑四爺邀我去，要介紹那位甲子票房裏的花小姐跟我見見面。熱鬧了一陣子。好了，等到我走，我的大衣帽子就變了。

侯 不能罷。

金 真的，現在這年頭兒，不要臉的事情太多了。

侯 也許跟那個人的衣服相像，不是故意換走的罷。

金 不能，不能。您還沒有看見他給我換來的那件大衣呢，簡直是癩三穿的。

侯 癩三的？

金 也許還不如癩三呢！

（掌櫃的找了來。）

掌櫃的 金五爺，找您的兩位在那邊。

金 啊，不認識。對不住，您二位找我有話說麼？

甲 對啦，您是銀行裏的金五爺麼？

金 是的。

甲 好啦，您請坐罷。

金 謝謝您二位，找我有什麼事麼？

乙 請您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您還是坐下罷。

金 好罷，好罷，您說罷。

甲 有人在行裏告你，請你去一趟。

金 啊，這簡直是笑話。

甲 笑話？也請到行裏說去罷。（出示證章）

金 哦，不過我總得跟我的客人說一聲去。

甲 好，請便就來。

金 我就來，就來。（走過）對不起，侯二爺，我有點小事情，得先走啦。（下）

掌櫃的 怎麼金五爺被捕啦？麼？

乙 可不是被捕了。

侯 怎麼金五爺被捕啦？

甲 是的。

侯 哎呀，這真想不到。（旁白）還好，傅八爺不在。

甲 這傢伙騙過人家幾百萬，都沒有叫人抓住證據。這回爲了一張空頭支票給人告啦。

侯 呀，空頭支票？

乙 可不是麼。

侯 給我一杯涼水。

掌櫃的 是啦，就來。(下)

(傅八爺上)

侯 怎麼，傅八爺，您不是走啦麼？

傅 我是走啦，不過我又回來啦。

侯 爲什麼呢？

傅 因爲我挺倦，想好好地睡覺啦。

侯 啊，睡覺？您打算在這裏睡覺？

傅 不是，因爲我剛才想，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明天有許多事要辦，所以我想今晚一定要好好地睡一覺。可是剛才不是和太太在電話裏爭了一場了麼？我想回去準沒有好覺睡。所以我想不回去啦，索性去個電話，請個假。這叫做免淘氣。

(金五爺過去)

傅 瞧，不是金五爺麼？

侯 是。(向金)好罷，金五爺，您這事交給我罷。我明天一定幫您的忙。

金 真的麼？我真是感激您。謝謝！再見。再見。

傅 再見。

金 二位我們走罷。

甲 請罷！

金 你先請。

乙 還是你先請。

(金五爺下。包探甲乙下。)

傅 金五爺很感激您？

侯 那還用說，他追着我問他合作生意已經有好幾天啦。今天我才給他一點希望，那他怎麼能不感激。不過，這個人我覺得有點靠不住！

傅 怎麼呢？

侯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我總覺得他有點「毛里古幾」的。

傅 不過您剛才答應他那話，未免有點太着實了罷。假使這個事情，我還想做的話……

侯 那麼我們現在說定了好囉。

傅 您不是等到明天十一點鐘麼？

侯 不錯的。

傅 明天十一點鐘就一定要交保證金，是不是？

侯 是的，五十萬。

（掌櫃的取了一杯涼水上。）

掌櫃的 真是想不到這位可憐的金五爺，怎麼會被——

傅 你說什麼？

侯 沒有什麼。是啦，我們知道啦，這位金五爺一刻空閑也沒有。跑到這裏吃晚飯，還給人家抓走啦。

你所說的是不是這個？還有什麼說的？算了，算了，你請便罷。這個人的話多得叫人頭痛（喝涼

水）

傅 可不是麼？這個人真是一個碎嘴子。好啦，我走啦。

侯 明天會。

傅 就這麼罷。（下）

侯 伙計（大伙計上）現在幾點啦？

大伙計 十一點半。(下)

侯 (自語) 她一定不來啦, 續了。

(小伙計, 六小姐上。)

小伙計 (幕內) 六小姐, 一個人麼?

侯 (迎上去) 六小姐, 這裏。

六小姐 侯二爺, 真對不起得很, 我來得太晚了。

侯 不晚, 不晚。

六小姐 讓您受等。

侯 等您, 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六小姐 是麼? 您真會說話。

(掌櫃的上。)

掌櫃的 六小姐, 您來啦! 您今天一定又受累啦! 您還吃點什麼?

六小姐 照平常的樣子罷。哎呀, 侯二爺, 您這人太仔細了。一壺香片, 一碟兒棗, 半匣兒茯苓餅, 幾塊

兒山查糕。這不都齊備了。您的記性太好了。好了好了, 我什麼也不用了。

(掌櫃的下。)

侯 真的一件都不缺了麼？

六小姐 要真實說起來，我今晚也真餓。假使我要放胆的話，我很想吃他個痛快。侯 你千萬不可以放胆。您的身體要緊，夜裏不要吃得太飽。

（鮑隆滔上。）

鮑 這真奇怪，怎麼不見了！（過侯二爺這邊）啊，巧遇，巧遇。

六小姐 啊，老鮑。

侯 請坐，請坐。

（大伙計拿椅子。）

鮑 你們怎麼也想不到我今兒晚上碰到的事情。

六小姐 什麼呀？

鮑 簡直糟透了。我今天是在這兒吃的晚飯。

侯 中毒了麼？

鮑 跟中毒真也差不多。您猜怎麼着，今天是金五爺請的客。却快算賬了，他走了。他說他就回來。可是現在快十二點鐘了，他還沒有個影兒。您看見他沒有？

侯 沒有看見。

鮑 真糟透了。我還請了三位女客。巧啦，我又沒有帶錢。
侯 真是，真是。

鮑 還好，我遇見您了，我看您借我二百塊罷。

侯 二百塊？

鮑 對了，二百罷。

侯 二百夠啦麼？

鮑 足夠啦，足夠啦，謝謝。

侯 好罷，我給您開個支票罷。

鮑 支票？

六小姐 老鮑，你乾脆叫他們記上賬，明兒來付，不就得了。

鮑 哎呀，這多麼難爲情哪。

侯 喂，這個意思好。這算得了什麼。伙計（向鮑）我替你辦好啦。

（掌櫃的上。）

掌櫃的 侯二爺，您有事麼？

侯 這是我的朋友鮑爺。他今天忘了帶錢，你給他記上賬，明天給你好啦。

掌櫃的是啦，二爺沒有關係。只要是您二爺的朋友，那算什麼。

侯 瞧，這不就行了？

鮑 謝謝侯二爺，現在我可以安心了。啊，六小姐，您不來一點兒香檳，助助興？不要瞧這兒是舊式館子，他們的香檳可真不壞。

六小姐 真的麼？我們大家來喝一點。

鮑 對不起，對不起！六小姐，我那邊還有客人呢。（下）

侯 這個人真混透了。這兒的香檳好着什麼呢？喝着簡直是受罪。

六小姐 可是我今晚倒真想喝點香檳。

侯 你想，我是你的朋友，我能讓你受罪麼？

六小姐 對啦，您真是我的好朋友。您知道麼？我今天晚上來遲啦。都是您的不好。

侯 怎麼我不好？

六小姐 對了，是您的不好。

侯 這真奇怪了，我倒真想知道知道。

六小姐 您聽我說，我差一點兒不能來。

侯 噢，爲什麼？

六小姐 他們因為我急着要走，我就從來沒有這樣急過，他們就猜，說是一定約會了情人。我哄他們，說不是男朋友。他們就要跟我打賭，同着來瞧。您說，這怎麼成呢！

侯 噫？輸了東道贏了人，這有什麼不成呢？

六小姐 您……您真是……

侯 真的，袁六小姐，您沒有名字麼？

六小姐 (隨口，沒有介意) 有呀！為什麼沒有！

侯 那為什麼人家不叫你老小姐，就叫你六小姐，從來沒有人叫你的名字呢？

六小姐 那你還不是一樣，人家為什麼總叫你侯二爺？

侯 我麼？我叫攪輝。您呢？

六小姐 我，我叫鳳鳴。

侯 好極了，好極了。鳳鳴，鳳鳴……

六小姐 怎麼的，我告訴了你，給你叫着玩兒的麼？

侯 不，我是在贊美你的名字呀。再說，我不記牢，就怕忘掉。

六小姐 等於白說！算了罷，你有完沒有？(略頓) 您同我說，今天下午為什麼這樣大方，整整的出了

十萬塊？

侯 爲什麼十萬？對了，其實九萬也算個數目，不過出九萬總好像是沒有誠意似的。十萬就好多啦。

六小姐 你對什麼的誠意？

侯 對於一般社會上的人都有誠意。這一般人也真奇怪。對一個數目，總是喜歡零字愈多愈好，可是在頭裏總喜歡要個一。您說奇怪不奇怪？

六小姐 哎呀，您倒有點哲學家的派頭。

侯 哲學家麼？一點兒也不對。我現在呀，就希望的是錢。

六小姐 不見得。您不像是愛錢的人。

侯 那麼我像一個愛什麼的人呢？

六小姐 你啊，我不知道。（侯二爺點着留在桌上的那支烟吸）請你給支烟捲兒我好麼？

侯 烟捲兒麼？不給，不給。

六小姐 怎麼？

侯 我不許你抽烟。這麼好的嘴，怎麼可以讓烟的臭味給薰壞了呢？所以我不許。

六小姐 不許，不許，我看你自己都得有個人管管呢。還來管我？

侯 喲，伙計，拿衣服。

（小伙計上又下。）

六小姐 怎麼，您要走了麼？

侯 對不起，我媽媽還等着我睡覺。再回去晚了就要挨打啦。

六小姐 你這人頂壞。

侯 你不要騙我。我懂得，女人當面說我壞，就是說我好。

(大伙計持侯二爺衣帽，小伙計持六小姐大衣上。)

六小姐 你這人真是壞透啦。

侯 這就是說，我這個人真是好透啦。

六小姐 不要說笑啦。今晚你送了我回家，你再回去，不太晚麼？

侯 爲了送你，就算回去遲了，挨着媽媽的罵……

六小姐 瞧，你這人又來啦！……

(大伙計小伙計目送侯二爺六小姐下，竊竊私議。)

(掌櫃的上。)

掌櫃的 幹活呀，幹活呀，有着沒有着地說，你看我多會說過廢話！(叫)兩位賬會過！

——幕下——

第三幕

六小姐臥室的外間，有沙發，有電話，有小矮桌可當餐几。

六小姐一夜未入睡，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似的幕啓。起床走出臥室。時雖天色初曙，但室內猶覺不够光亮。

六小姐（開燈。打電話）喂……喂……您是……攪輝！我鳳鳴。你昨兒晚上回去不太遲麼……你

夜裏睡得好不好？……好！我睡得不好。差不多一夜沒睡。我從來沒有這樣過……我不信你昨兒會睡好覺。攪輝，你做夢沒有？……也沒有！我真不懂得你們男人……怎麼？你還要睡？……好，我讓你睡。那麼，停會兒你來我家吃早點……噢，你本就預備來真的？……好……好，停會兒見。（自語）我原說，他一定也是跟我一樣。要不在想念我，爲什麼一清早要來吃早點？……哎呀，我忘了叫他來的時候，帶各種大小報紙全套。昨兒的拍賣會，不知道他們宣傳得怎樣……交待大翠罷。（高叫）大翠，大……（連忙止住自己）忘了，五點鐘，還太早哪！（挺倦）我自己也該憩息一會兒。

——暗轉——

（天色已大明。六小姐還熟睡在沙發上。大翠上。）

大翠 哎呀，小姐發癡了，在這裏睡了一夜！

(大翠開了燈，走到房裏取了一條毯子出來，替六小姐蓋上。六小姐醒。)

大翠 小姐，你瘋了！在這裏睡了一夜不着涼？

六小姐 不，我沒有……大翠，幾點鐘啦？

(正巧，鐘聲。)

六小姐 一，二，三……七，八……哎呀……九。九點鐘啦。大翠，快買報，買報，各種報，大大小小的，都要。我

趕快要去洗臉啦。(下。幕內) 大翠，你去交待廚子，今天的早上，我要兩份。

大翠 是啦，小姐。

(電話鈴響。)

大翠 是的。您……噢，三姑太。(向房內) 小姐，三姑太的電話。(下)

六小姐 (接電話) 三姑媽……我剛起來……噢，真的麼？我還沒有看着哪。我剛叫大翠買去……

是麼？真是陪說啦……三姑媽，你說他好不好？……好！我總覺得他們男人家的熱情不夠……

啊？要逗他們的出來？那……嚟嚟(笑)……從前三姑夫在日，您是怎樣逗他來着的？……

(笑)……好，我幾時請客，看您怎樣幫着我逗他……不，我沒有愛上他。您不要在外邊兒亂說……

……不用再約啦。昨兒我們就在一起吃的宵夜。今兒他來我家吃早點哪。(笑)……快快……

什麼？……不，不，不快別這麼說。我們又不是在講戀愛……噢……噢，支票麼？當然我今天去拿……

……噢，要上午……好，假使一同吃飯的話，那末……反正至遲在下午兩點鐘以前好啦。

(笑) 又來啦，三姑媽。(笑)

(大翠送一疊大小報紙上)

大翠 喔！一個電話還沒打完？

六小姐 好啦，好啦。別往外說，三姑媽再會罷，報買來啦，我要緊看報啦。(放下電話)

大翠 小姐，今天怎麼回事？您這份勁兒，我還從來沒見過哪。

六小姐 這份勁兒？可是我昨兒晚上就已經有啦。(說着，帶了一張報進房去了)

大翠 啊，我懂啦。是昨兒晚上來的侯二爺逗起了您的這份勁兒啦。

六小姐 (幕內) 別瞎扯，(自語似的) 他逗起我的勁兒？我還沒有逗起他的勁兒來哪。

六小姐 (幕內) 大翠，再拿兩份報來。

大翠 怎麼梳頭，洗臉，看報，一塊兒來好勁兒！

(電話鈴聲)

大翠 (出來接話) 什麼？……是袁家什麼侯？……

(侯二爺上)

侯 什麼侯？……讓我來接。(自語) 一定是傳八爺來的電話。(接話筒) 喂，您找侯二爺麼？……什麼？何

小姐叫你打的電話打給誰？……嗯。（向大翠）六小姐的電話。

大翠 小姐，電話。

六小姐（幕內與大翠同時說）攪輝，你來啦！（跑出來接話筒）喂，怎麼說？……何小姐的電話好，我是六小姐。你叫他來接話好啦。（向侯）攪輝，你看報上！（接電話）喂，是的。……今天麼？對不起，我沒空。……後天麼？對不起，我沒空。……是的。……也許是我變忙了。……嗯，這一陣子，大概我不會有空。……還是等有空的時候我來約你罷。（放下電話）

大翠 小姐，您真會逗人。……

六小姐（目視之）你去把我的梳粧匣拿來。

（大翠下。）

六小姐（向侯二爺）不是麼？這一陣子你也不會有空，是不是？
侯 空？還不是要有就有，要沒有就沒有。

（大翠取梳粧匣上。六小姐一面撲粉，點唇，戴花，一面談話。大翠在旁捧着鏡子。）

六小姐 你的意思是……要看着我，是不是？

（鐘聲。）

侯 一，二，三……九十。你的鐘一定慢啦。

六小姐 也許我今天有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他走得慢點。(粧完了。向大翠)大翠。快去把早點搬來罷。

侯 我想，不到我們吃完早點，早就十一點啦。

六小姐 那可不得了，上午就來不及到銀行去取錢啦。

侯 取錢？

六小姐 嗯？那十萬塊的支票。您知道，三姑媽還在等着錢送去哪。

侯 那總是來不及的啦。

六小姐 我們趕着試試。

(大翠搬早點上。即下。侯二爺和六小姐用早點。)

六小姐 攪輝，你也常看電影麼？

侯 看。

六小姐 泰山情侶，你看過沒有？

侯 看過。

六小姐 好，我考考你。泰山學英文，第一個字是學的什麼？

侯 I。

六小姐 第二個字呢？

侯 love。

六小姐 第三個字呢？

侯 you。

六小姐 是啦。I（指點自己）you（指點着侯二爺）

侯 嗯？爲什麼中間藏掉一個love？

六小姐 藏掉？

侯 嗯？不是藏掉？那末是——

六小姐 是——省掉！

侯 好，是省掉。鳳鳴，你挺聰明。

六小姐（喝着咖啡）這咖啡，我真怕喝。

侯 爲什麼？

六小姐 你覺得燙不燙？

侯 不燙。

六小姐 那麼冷不冷？

侯 沒冷。

六小姐 對啦！燙也好，爽性冷也好。這不熱不冷的溫勁兒，我實在受不了。

侯 你這不是說的愛情麼？

六小姐 攪輝，你也挺聰明。

侯 你什麼時候想出這許多的話來着。

六小姐 昨兒一夜，我儘是想着這些話。

侯 可憐的孩子。

六小姐 待會兒你陪我一同到銀行去，把你那張十萬塊的支票付來，送到三姑媽那裏。今天我們

三個人一同到世界飯店去吃午飯。我請客。

侯 你幹麼一定要趕着今天，還要趕着上午，明天不行麼？

六小姐 爲什麼明天？當然今天。我們這就去。我去換衣服。（下）

侯 不，你一定得明天去銀行。今天我陪你吃中飯。不過馬上有人打電話來，等電話來了，我們再出

去。

六小姐 （幕內）三姑媽已經來催啦。我已經答應她了。

侯 忙什麼？等他們等着就是啦。現在的慈善會比什麼都闊。

六小姐 (幕內) 他們關不關,我不管。這十萬塊錢是我捐出去的,我得早送去。
候 那我不陪你去。……我看,你也是不去的好。免得懊悔。

六小姐 (走出來) 懊悔!……

(電話聲)

六小姐 真討厭(接電話)喂,誰我聽不真哪,請您大聲一點兒說。什麼?我一點也聽不見。嚇!倒霉。(放下電話)簡直就聽不清楚。好像一個什麼姓蒲又像是姓符的。……(邊說邊下)

候 什麼,你這人簡直瘋了!怎麼可以隨便把電話放下呢?(說着,便去搶着接)

六小姐 (幕內) 反正我也聽不見。那還不如把他掛上啦。

候 喂,喂,——喂。(放下電話)你看人家也把電話掛上啦。

六小姐 看你急得那樣子,他要有事還不是會再打過來?

候 打過來他一定不會再打過來。真沒見過就這樣隨便掛電話的。真精透啦。

六小姐 (換好衣裳出來) 你用得着這樣着急麼?電話又不是打給你的。

候 不管是我的不是我的。您看罷,反正他不一定會再打來了。

六小姐 不打來就不打來,那有什麼關係呢?

(電話又響)

侯 (搶過去接) 喂, 那一位……看誰 (把話筒給六小姐) 你的電話, 一位女的。

六小姐 喂, 您是誰啊, 吳小姐。……對不起, 我這一陣子沒空。停幾天, 我打電話來約您罷。 (放下電話)

一位湖南小姐。姓吳。所以符呀符的, 是湖 (符) 南。

侯 (抽煙捲)

六小姐 (替他點火) 攪輝, 等你抽完這支煙, 你陪我到銀行去拿了錢, 送到三姑媽那裏。跟三姑媽一同去吃午飯。好不好?

侯 不好。

六小姐 為什麼?

侯 我不想去!

六小姐 那我一個人去啦。

侯 真的?

六小姐 真的!

侯 去銀行!

六小姐 去銀行!

侯 那你一定會後悔!

六小姐 後悔？

侯 嗯！你看今天天氣多好，出去溜個灣子多好。你知道，銀行往往的就許靠不住。你到那兒，人家說錢沒有啦！

六小姐 你滿嘴說些什麼？

侯 我說啊，我說那十萬塊的支票。

六小姐 怎麼樣？

侯 吹啦！

六小姐 什麼吹啦，這是什麼意思？

侯 這意思就是說，這個支票沒有什麼價值，是個空頭。

六小姐 什麼空頭的，您銀行裏沒有錢啦？

侯 一百塊錢打了九折，再打對折，四十五塊。昨天給我拿了。

六小姐 你瘋了麼？

侯 一點也沒有瘋。四十五塊，一點也沒有錯。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連這四十五塊都已經送給了蔭四爺啦。

六小姐 是怎麼回事？

侯 這就是說，昨天侯二爺，不是柯二爺，在袁家花園買了六小姐一個吻。簽上一張十萬塊的支票，只是一張廢紙。對於任何人都沒有價值。任何人拿去都沒有價值。除非是警察。

六小姐 攪輝！

侯 你不要這樣親熱的叫我罷！

六小姐 那末你的財產呢？

侯 我的財產麼？一個皮夾子，兩層皮。

六小姐 那麼你同傅八爺談的買賣呢？

侯 到現在還沒電話來，大概也吹啦。

六小姐 那麼你是怎麼回事哪？

侯 我呀，我是一個晚上的巧遇，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晚上的惡夢。對不住得很。

六小姐 哎呀，這怎麼辦呢？

侯 鳳鳴！請你不要哭啦。假使你是爲了愛我，那我不配的。假使你是爲了恨我，那是沒有用的。

六小姐 是的，我恨你！我恨你！想不到你是一個騙子！

侯 是的。對於世事，我比你懂得多。也許就是如此，所以我在你的眼裏就成了一個騙子。可是，你聽我說。我決不是爲我自己辯護。事實是如此。這世界上，誰不是在買空賣空！假使有十萬的，祇做

十萬的生意，誰會不叫他做傻瓜！有十萬的儘可以搭着一百萬的空架子。有一百萬的儘可以搭着一千萬的空架子。他們就靠這一點，他們有十萬百萬打底子，他們的空頭，就不容易顯露。我就是上這個當，有錢的時候沒肯要空頭。到了現在，存款用完了再轉念頭，就不容易啦。可是，其實還是一個機會問題……

（大翠持名片上，六小姐避入房內。）

大翠 小姐，傅八爺來見您。

六小姐 （幕內）你先去等一等。回頭我按鈴，你再請他進來。

大翠 是啦。（下）

六小姐 你得走啦！

侯 不，也許——

六小姐 不，我看你還是走。

侯 我不想走。

六小姐 你瘋啦！空頭支票的事情，遲早會傳出去。你等着，等他們來抓你！

侯 你還可憐我？

六小姐 我恨你！可是，我已經愛了你。

侯 請你給我一個機會，也許傅八爺是給我講買賣來啦。

六小姐 你在外間等等。先別讓傅八爺看見。

(侯二爺下。六小姐按鈴。傅八爺上。)

傅 啊，六小姐。您早。

六小姐 您好。

傅 呀，六小姐，我來告訴您一個笑話。昨天那位北平侯二爺呀，自從買了您的 *ring* 之後，這個人的

腦子裏一定是時時刻刻的在想着您！

六小姐 啊，是麼？您怎麼知道？

傅 您猜怎麼着？昨天我問他電話的號碼，他會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六小姐 真的麼？〇一〇一〇？

傅 一點也不錯。他告訴我，零字當頭，下面兩個十字。當時，我也沒有理會着。今天我照着他的話撥

起來，正是〇一〇一〇，正是您的電話。您瞧，要不是他腦子裏在單戀着您，怎麼能把自己的電

話說成了您的呢？……您知道他的電話不？

六小姐 我不知道。您要找他幹麼？

傅 有一樁買賣。

六小姐 噢，您坐坐，我到裏面去查查看。不知道有沒有抄在小簿子上？

（六小姐下。侯二爺上。）

侯 喲，傅八爺麼？

傅 哎呀，巧極啦。我正要找您。

侯 啊，巧極啦。我正要找您。

傅 啊，巧極啦，好極啦。

傅 噢，我先得告訴您一件事。您等着的財神金五爺呀，已經給巡捕房抓去啦。

侯 抓去啦？昨天我不是同你說過麼？我就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怪不得他死氣白裂的昨天晚上一定求我和他做買賣。抓去啦？該！

傅 是呀，我剛才到銀行裏去，知道了這段新聞。

侯 怎麼？你到銀行去替我送保證金去啦麼？

傅 不是，不是我這兒開了一個支票。

侯 那麼，這個買賣你打算做了麼？

傅 不，我想過了。我絕對不想做了。

侯 噢，不想做好罷。

傅 不過，侯二爺，您這個人我覺得很有價值。

侯 怎麼？您想買我麼？

傅 哎，笑話，笑話。不過我打算請您做敝公司的宣傳部部長。

侯 噢。

傅 對啦。我覺得您對於敝公司一定是很有益的。假使您肯答應的話，就請您先收下這個支票。

侯 五十萬？

傅 對啦，您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侯 對不起，我不能答應。

傅 怎麼？您拒絕？

侯 對不起，侯二爺不能給人做奴隸的宣傳部長。您為什麼不叫我給您到街上去撒傳單呢？

傅 侯二爺，不是這樣說，我的意思就是請您同我合作……那就請你作協理的意思。

侯 協理呀，那就不同啦！

傅 那麼，您可以答應了罷？

侯 協理啊？

傅 是的，協理！

侯 好罷，我試試看罷。

傅 謝謝，請您收下這個支票。

侯 喂！您這個支票不是空頭的罷？

傅 笑話，笑話。

侯 這當然就算做今年公司的紅利，預付的一部分。

傅 是的，是的。一切詳情回頭我們一同吃午飯的時候再說罷。

侯 吃午飯，不過今天可得我請你啦！

傅 那麼六小姐呢？

侯 那我也請她一同來好啦！

傅 那好極啦！

侯 好罷，那麼一點鐘我們去世界飯店。

傅 好罷，一點鐘，再會。

侯 再會。

(侯二爺擦開內室慢子，六小姐上。)

六小姐 我都聽到了。這下子，你的買空賣空做成了。

侯 我真的不是爲我自己辯護。在這世界上實實在在到處都是的買空賣空，重重疊疊的買空賣空。否則的話，假使沒有了買空賣空的人在裏面，飯到你嘴裏，衣裳到你身上，都不至於這般地貴！不過，這些事情，在你的腦子裏還沒有想穿，還沒有刷亮。可是，眼前你就不妨想一想，假使傅八爺早來了一步，我就不必向你說明我的那張支票是的空頭啦！是不是？那時候，你還不是覺得我是十足的好人兒一個！現在……您在呆着想什麼？

六小姐 我在想，不知道這世界上能有幾個臨了兒來救急的傅八爺？

侯 千想不如不想。反正現在這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好啦，吃飯最要緊，我們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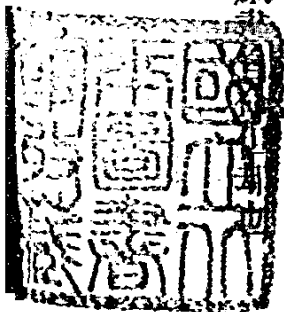
（侯二爺六小姐手挽着手兒下。）

——幕下劇終——

後記

陳綿先生譯了一齣在法國很出風頭的喜劇：Georges Delance 的 Bluff，取名叫做「牛大王」。據說巴黎的著名戲院 Theatre Varietes 自從演出「Marcel Pagnol 的 Topaze 之後」（即「人之初」在那裏連續演了二十八個月之久）簡直無以為繼。直到選上了此劇，這才恢復了 Topaze 的賣座情況，也連續不斷地演了兩年之久。現在我改編此劇，先得感謝陳綿先生的介紹於前。

民國三十年，上海職業劇團在卡爾登演出時，原曾擬將此劇繼「風娃」之後上演。後因時局關係，上海職業劇團解散，便擱置了下來。改編的工作，也就暫告停頓。到了民國三十一年，有人來找我排此戲，這才匆匆續完此稿。因為當時的演出條件，太不充分，失敗早在意中，但為情面難却，便用了徐攪輝改編于鳳鳴導演的名義，草上演了。當時取名「二爺外傳」，此名我至今還覺喜歡。劇本裏的主人翁，男名攪輝，女名鳳鳴者，故意博取一笑而已。我對戲劇工作，一向以嚴肅，有過這一次的開玩笑。贅誌於此，以誌余過。



孔另境

主編

劇本叢刊

劇本總匯
名作如林
藝壇盛事
美不勝收

【凡有者均為第四集新書】

姚克	姚克	李健吾	李健吾	李健吾	吳仞之	佐臨	朱端鈞	石華父	石華父	石華父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孔另境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方君逸	王文顯
楚霸	清官	風流	喜相	花信	賤吻	標上君	圓來	雁雀	孔晚	鳳還	春秋	沉箱	李太	花弄	離恨	滿庭	銀星	夢裏京華	
王怨	怨債	逢風	記子	記紅	屏安	巢怨	記白	影天	芳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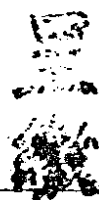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顧仲彝	魏于潛	魯思	魯思	魯思	魯思	鄧昭	楊絳	楊絳	袁牧之	袁牧之	洪謨	周貽白	周貽白	周貽白	胡導	姚克
野火	新見	重光	三頭	釵頭	藍天	狂歡	十字街	妻之	弄真	稱心	鐘樓	富貴	閨光	陽關	金絲	綠窗	紅淚	銀海	滄桑
花婦	明金	鳳戀	使夜	頭															

羅曼蘭戲叢刊

▲李柳	▲理智之勝利	▲哀爾帝	▲聖路易	▲愛與死之賭	▲羣狼	▲丹東	賀之才譯
-----	--------	------	------	--------	-----	-----	------

柴霍夫	斯基金	托爾斯泰	安德烈夫	奧斯基	高爾基	卡泰耶夫	果戈里	俄國名劇叢刊
櫻桃園	少校夫人	黑暗之勢力	大學教授	大雷雨	下層	新婚交響曲	欽差大臣	信芳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廿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

圖本叢刊
第四集

賺吻記

實價國幣六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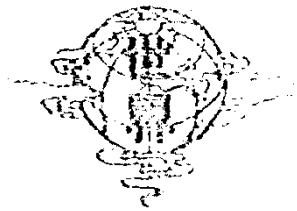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吳 仂 之

發行人 陸 高 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4.6
1-3